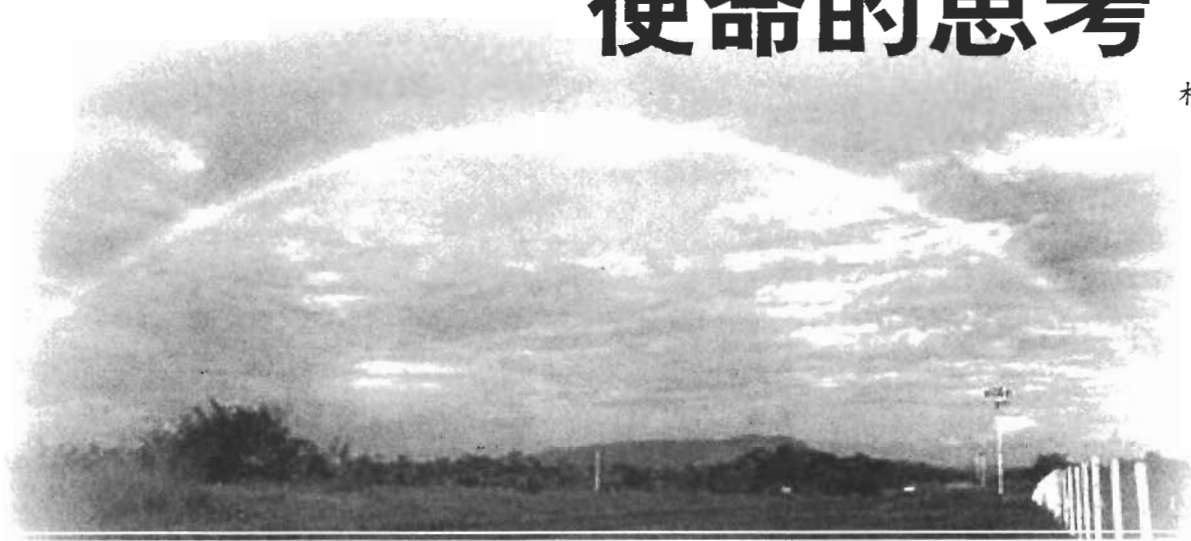


# 廿一世紀華人教會宣教 使命的思考

楊約瑟



廿一世紀是中國從古老積弱的文明大國轉型成為蓬勃復興的世界經濟大國，中華文化突破故步自封的格局衝撞並影響全球思想價值體系的重要契機。在人類歷史格局動盪起伏，末世徵兆如在眉睫的今日，華人教會崛起成為普世宣教運動的生力軍，接續福音廣傳的火種，是海內外華人基督徒的雄心和異象。華人教會尤其中國大陸教會是否具備足夠條件承擔宣教使命，應當克服何種困難與限制，才能形成獨特的宣教理念與事工方向？筆者試圖立足中國大陸教會，從異象、挑戰與回應等諸方面探討廿一世紀華人教會的宣教事工，並提出海內外華人教會攜手合作的思路。

## 一、宣教事工的共同異象

中國大陸教會在近二十年來政治寬鬆下的長足發展，及海外華人教會在逾半個世紀的不懈成長後，其向內建造均已形成相當

規模，促使教會認真思考和回應宣教的呼召。海外教會經濟和人力資源的積累，賦予其積極參與差傳事工的良機和責任，而中國大陸教會在上下求索之際，亦呈現出宣教指向的若干積極因素。

首先，經過近十年的推動，大使命的觀念已深入人心，福音廣傳勢必跨越文化、種族和國界，是從教會領袖到平信徒一致的共識。其次，大使命禱告（為中國各省、民族和世界各國的代禱）在許多教會中已進行多年，正呼召與挑戰越來越多的中國基督徒在心志上和行動中，成為胸懷普世的基督徒。此外，在全球化趨勢和多元化媒體影響下，中國基督徒對國際性文化和思維形態已不再陌生。雖然實際接觸過異國文化者仍屬少數，但固守本位文化和因襲傳統的心態已經退潮。伴隨留學潮的方興未艾，許多城市的教會中出現歸國學人集團，使大陸教會在事實上同普世教會接軌。雖然大陸教會

在嚴格意義上的差傳事工尚需時日，但各省教會在不同程度上均已開始局部性和實驗性質的宣教工作。家庭教會系統若突破各自為營的門戶之見，已可以容納面向外省市和其他民族的工人的募集，派遣和安置的需要。

## 二、宣教事工的困難

當今許多華人教會對宣教事工仍存在隔膜，差傳事工步履維艱的局面，大致出於以下原因：資源整合的缺乏、神學訓練的落後、政治因素的敏感。首先，教會在籌備宣教事工時，需要動員的人力物力遠超出規範運作的預算，非有超常的信心和犧牲，不能作出宣教的決策。而宣教事工要求長期的委身和充足的後勤，即使教會出於熱心踏入宣教，以其獨立的資源和儲備，一旦攀登上高峰，動力將難以持續。在華人教會普遍規模有限的現實狀況下，眾教會在宣教異象上的合一不容緩。唯有集合各



教會的財政，培訓事工和人才的優勢，才能減輕方向轉變帶來的震盪，源源不絕地供應宣教工場的需要。在多個教會的合作上，外國差會和宣教團契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其次，迄今為止大多數神學教育和培訓，只提供現有教會運作所需的知識和技能，而對在陌生文化中建立教會和裝備聖徒的需要，未能正面回應和準備。許多神學生的心態是回到教會繼承衣鉢，而少有開拓精神。神學院校的課程設計上，多忽視語言的訓練和理解社會文化的要求，使未來的宣教工人臨陣先怯，或製造出象牙塔式的教會文化。華人教會的宣教使命，要求我們改革和重塑神學訓練的性格。

同時，基於大部分宣教事工的對象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或對宣教士限制的亞、非國家，因此同當地政府和法律的關係，是宣教事工中相當敏感而極需智慧的部分。每個差傳機構和宣教士當正面回應的課題，是在避免同政治文化集團之不必要的衝突，而同時在福音真理上不妥協，在福音的審判性和親合性之間尋求平衡，在神的國度和屬世國度的雙重視野中樹立基督教的積極形象。以上所述困難種種，雖無法徹底逾越，但每個宣教團體和個人，都有責任分擔彼此的軟弱，及向眾教會提供示範與獨特的模型。

### 三、宣教使命的回應

海內外華人教會共同參與普世宣教事工，是歷史上沒有前例可循的挑戰。基於大陸教會的

宣教理念尚在異象與萌芽階段，在相當長的時日中，海外華人教會將更多地回應宣教使命，而不可避免地塑造及影響廿一世紀華人教會參與宣教的形態與規模。為此，海外教會值得留意的誤解或迷區包括：視宣教士或欲借重的屬靈倍增的對象為前線戰士，自己作為後方人員僅需支持與供給，而不必同心合意具體參與的心態；只注重自己開拓與澆灌的宣教工場，不能突破私家企業的氣魄，看清華人教會乃至普世教會宣教的整體圖畫，從而積極修正或整合局部架構，以獨特角色加入更廣闊宏觀的事工；偏重短宣和培訓等硬件的層面，而在本教會忽略建設再生和倍增的系統，終無法形成真正可操作的軟件等等。

與此同時，華人教會值得思索和努力的方向包括：人才的預備，資金的運用和策略的探討。華人神學生的不足狀況自無庸贅言，而即使足夠平信徒甘心樂意投入宣教事工，但按其信仰生活的現有水準，殊難承擔大陸教會同等份量的工作。有志成為基督精兵的神的百姓，應當追求在神的話語，禱告操練，語言能力和專業技能等方面砥礪磨練，隨時等候預備更大呼召。

如前所述，海外教會內部建造已告一段落，不再有開拓期的艱辛和窘迫，應可以將更多資金和物力投入宣教禾場，經歷收割的喜樂與安慰。而在策略的甄選上，尚有許多空白等待我們思考和嘗試，如認領未得之民，教會預置（為在宣教地將設立的教會禱告和籌備），以家庭為單位的信徒移民，為宣教事工的多元

訓練等等。

廿一世紀華人教會參與宣教，將有更多同普世教會合作的機會，需要更多工人進入國際化宣教機構合作與學習，以及引介宣教機構事工的經驗與策略進入中國。另一方面，海外教會儘管在建構與運作上仿效西方教會，但絕非西方教會的複製品或連鎖店，而應顧及中華文化與大使命的雙重基礎。直接參與大陸宣教事工的教會，在同當地同胞和教會的溝通與團契中，勢必要打破主、客觀念，優勢心態和文化差異的藉口，方能營造宣教事工的新局面。尚未踏入「禁區」的教會，亦無須旁觀等候中國進一步的開放與宗教政策的漸趨寬鬆，而應尋求在困境中發展的空間和突破的智慧。

在中國教會即將進入基督教來華200周年的重大時刻，海內外教會均面臨重要的轉捩點和轉型期。教會在使命的確認和策略的調整之後，勢必有結構的改革與力量的重新分配，並保證選拔輸送人才的準備，來因應這曠世的使命。華人教會雖任重道遠，但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呼召海內外教會掙脫求生存和小康的低層次目標，建立恢弘長遠的目標和異象，使廿一世紀成為華人宣教的嶄新紀元。□

（作者為中國大陸傳道人，現在美進修）

